

新修版

金庸

作品集 23

天龍八部

叁

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



天龍八部

金庸



I247.5/25+2=5

:3

2008

天龍八部

叁

新修版

金庸作品集 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龙八部/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11

ISBN 978-7-80655-337-4

I. 天…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197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5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 # 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門、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金庸先生（摄于香港）



《天龙八部》之聚贤庄大战前夕

由著名画家董培新先生创作

目
录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727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769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813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845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887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931
二十七	金戈荡寇鏖兵	951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颅铸铁	987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1019
三十	挥洒缚豪英	1059

(以上回目调寄《破阵子》)



一路上风光骀荡，尽
是醉人之意。这数千里
的行程，迷迷惘惘，直如一
场大梦，若不是这娇俏可喜
的小阿朱，活色生香的便在身畔，
萧峰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当下两人折而向南，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来到一个小镇，找了一家客店。阿朱不等乔峰开口，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本就觉得稀奇，听说打“二十斤”酒，更加诧异，呆呆地瞧着他们二人，既不去打酒，也不答应。乔峰瞪了他一眼，不怒自威。那店小二吃了一惊，这才转身，喃喃地道：“二十斤酒？用酒来洗澡吗？”

阿朱低声笑道：“乔大爷，咱们去找徐长老，看来再走得两日，便会给人发觉。一路打将过去，杀将过去，虽然好玩，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就找他不着了。”

乔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恭维我，一路打将过去，敌人越来越多，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阿朱道：“要说有什么凶险，倒不见得。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可就难办了。”乔峰道：“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咱们白天歇店、黑夜赶道如何？”阿朱微笑道：“要他们认不出，那就容易不过。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说到头来，还是“易容改装”四字。

乔峰笑道：“我不是汉人，这汉人的衣衫，本就不想穿了。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在中原却寸步难行。阿朱，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

阿朱道：“你身材魁梧，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最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这种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见几百个，那就谁也不会来向你多瞧一眼。”乔峰拍腿道：

“妙极，妙极！喝完了酒，咱们便来改扮吧。”

他二十斤酒一喝完，阿朱当即动手。面粉、浆糊、粽胶、墨水，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乔峰脸上许多特异之处一一隐没。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乔峰一照镜子，连自己也不认得了。阿朱跟着自己改装，扮成个中年汉子。

阿朱笑道：“你外貌是全变了，但一说话，一喝酒，人家便知道是你。”乔峰点头道：“嗯，话要少说，酒须少喝。”

这一路南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每餐饮酒，也不过两三斤，稍具意思而已。

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一个道：“徐长老可死得真惨，前胸后背，肋骨尽断，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乔峰一惊，心道：“徐长老死了？”和阿朱对望了一眼。

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后天在卫辉开吊，帮中长老、弟兄们都去祭奠，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乔峰自明白其意，他说乔峰来势厉害，不可随便说话，莫要让他手下人听去了。

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到得郊外。乔峰道：“咱们该去卫辉瞧瞧，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阿朱道：“是啊，卫辉是定要去的。但去吊祭徐长老的人，大都是你旧部，你的言语举止之中，可别露出马脚来。”乔峰点头道：“我理会得。”两人折而东行，往卫辉而去。

第三天来到卫辉，进得城来，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更有的随街乞讨，强索硬要。乔峰心中难受，眼见号称江湖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无复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如此过不多时，势将为世人所轻。虽说丐帮与他已无干系，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总觉可惜。

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

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随着旁人来到废园，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

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那是丐帮的规矩，意思说死者为人所害，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雪恨。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却不知他便在身旁。有几个武功较高的七袋弟子悄悄议论，说乔峰既已打断了徐长老前胸肋骨，击碎了五脏，何以又再断他后背肋骨？下手太过毒辣，亦不合情理。乔峰生怕给人瞧出破绽，当即辞出，和阿朱并肩而行，寻思：“徐长老既死，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便少了一个。”

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乔峰眼快，认出正是谭婆，心道：“妙极，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我正要找她。”跟着又一人闪过，也是轻功极佳，却是赵钱孙。

乔峰一怔：“这两人鬼鬼祟祟的，有甚古怪？”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姐妹，情孽牵缠，至今未解，心想：“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他本来不喜多管闲事，但想赵钱孙知道“带头大哥”是谁，谭公、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便可趁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于是在阿朱耳边道：“你在客店中等我。”阿朱点点头，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

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东边墙角下一躲，西首屋檐下一缩，举止诡秘，出了东门。乔峰远远跟随，始终没给他发现，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乔峰提气疾行，几个起落，赶到船旁，轻轻跃上船篷，耳朵贴到篷上倾听。

船舱之中，谭婆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师哥，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年轻时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旧事，更有何用？”赵钱孙道：“我这一生是毁了。后悔也已来不及啦。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小娟，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谭婆道：“唉，你这人真痴得可笑。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已十分不快。他为人多疑，你还是少惹我的好。”赵钱孙道：“怕什么？咱师姐妹光明磊落，说说旧事，有何不可？”谭婆叹了口气，轻轻地道：“从前那些歌儿，从前

那些歌儿……”赵钱孙听她意动，加意央求，说道：“小娟，今日咱俩相会，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长，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我也没福来听了。”谭婆道：“师哥，你别这么说。你一定要听，我便轻声唱一首。”赵钱孙喜道：“好，多谢你，小娟，多谢你。”

谭婆曼声唱道：“当年郎从桥上过，妹在桥边洗衣衫……”

只唱得两句，喀喇一声，舱门推开，闯进一条大汉。乔峰易容之后，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他二人本来大吃一惊，眼见不是谭公，当即放心，喝问：“是谁？”

乔峰冷冷侧目而视，说道：“一个不讲道义，勾引有夫之妇；一个不守妇道，背夫私会情郎……”他话未说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分从左右攻上。

乔峰身形微侧，反手便拿谭婆手腕，跟着手肘撞出，后发先至，攻向赵钱孙的左肋。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学大高手，满拟一招间便将敌人拾夺下来，万料不到这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高得出奇，只一招间便即反守为攻。船舱中施展不开手脚，乔峰却大有大斗，小有小打，擒拿手和短打功夫，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得灵动之极。斗到第七回合，赵钱孙腰间中指，谭婆一惊，出手稍慢，背心立即中掌，委顿软倒。

乔峰冷冷地道：“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卫辉城内废园之中，有不少英雄好汉，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我去请他们来评评这个道理。”

赵钱孙和谭婆大惊，忙即运气，但穴道受封，连小指头儿也动弹不了。二人年纪已老，早无情欲之念，在此约会，不过是说说往事，叙叙旧情，原非当真有何越礼之事。但其时是北宋年间，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而江湖上的好汉如犯了色戒，更为众所不齿。一男一女悄悄在这船中相会，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说几句糊涂废话？众人赶来观看，以后如何做人？连谭公脸上也大无光彩了。

谭婆忙道：“这位英雄，我们并没得罪阁下，若能手下留情，

我……我必有补报。”乔峰道：“补报是不用了。我只问你一句话，请你回答三个字。只须你照实说了，我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拍手走路，今日之事，永不向旁人提起。”谭婆道：“只须老身知晓，自当奉告。”

乔峰道：“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说到乔峰之事，这写信之人，许多人叫他‘带头大哥’，此人是谁？”谭婆踌躇不答，赵钱孙大声叫道：“小娟，说不得，千万说不得。”乔峰瞪视着他，问道：“你宁可身败名裂，也不说的了？”赵钱孙道：“老子一死而已。这位带头大哥于我有恩，老子决不能说出他名字。”乔峰道：“害得小娟身败名裂，你也不管了？”赵钱孙道：“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我便在他面前自刎，以死相谢，也就是了。”

乔峰向谭婆道：“那‘带头大哥’于你未必有恩，你说了出来，大家平安无事，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命。”

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胁，不禁打了个寒战，说道：“好，我跟你说，那人是……”赵钱孙急叫：“小娟，你千万不能说。我求求你，求求你，这人多半是乔峰的手下，你一说出来，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就危险了。”

乔峰道：“我便是乔峰，你们倘若不说，后患无穷！”

赵钱孙吃了一惊，道：“怪不得这般好功夫。小娟，我这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这是我唯一向你恳求的事，你说什么也得答允。”

谭婆心想他数十年来对自己眷恋爱护，情义深重，自己负他良多，他心中所求，从来不向自己明言。这次为了掩护恩人，不惜一死，自己决不能坏他义举，便道：“乔帮主，今日之事，行善在你，行恶也在你。我师兄妹俩问心无愧，天日可表。你想要知道的事，恕我不能奉告。真正对不住！”她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但言辞决绝，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

赵钱孙喜道：“小娟，多谢你，多谢你！”

乔峰心知再逼也已无用，哼了一声，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跃出船舱，径回卫辉城中，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他易容改装，

无人识得。谭公、谭婆夫妇住在卫辉城内的“如归客店”，也不是隐秘之事，一问便知。

走进客店店房，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在房中踱来踱去，神色焦躁。乔峰伸出手掌，掌心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

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地跟到卫辉，一直便郁闷不安。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正自记挂，不知她到了何处，忽见妻子的玉钗，又惊又喜，问道：“阁下是谁？是拙荆请你来的么？不知有何事见教？”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乔峰由他取去，说道：“尊夫人已为人所擒，危在顷刻。”谭公大吃一惊，道：“拙荆武功了得，怎能轻易为人所擒？”乔峰道：“是乔峰。”

谭公只听到“是乔峰”三字，便无半分疑惑，却更焦虑记挂，忙道：“乔峰，唉！那就麻烦了，我内人她在哪里？”乔峰道：“你要尊夫人生，很容易，要她死，那也容易！”谭公心中虽急，脸上却不动声色，问道：“倒要请教！”乔峰道：“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你照实说了，即刻放归尊夫人，决不损及她毫发。阁下倘若不说，就只好将她处死，和赵钱孙同穴合葬。”

谭公听到最后一句，哪里还能忍耐，一声怒喝，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乔峰斜身略退，这一掌便落了空。谭公吃了一惊，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非同小可，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当下右掌斜引，左掌横击而出。乔峰见房中地位狭窄，无可闪避，当即竖起右臂硬接。啪的一声，这一掌打上手臂，乔峰身形不晃，右臂翻过压落，搁在谭公肩头。

霎时之间，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立即运劲反挺，但肩头重压，如山如丘，只压得他脊骨喀喀喀响声不绝，几欲断折，除了曲膝跪下，更无别法。他出力强挺，说什么也不肯屈服，但一口气没能吸进，双膝一软，噗的跪下，实是身不由主。

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压得他屈膝跪倒，臂上劲力不减，更压得他曲背如弓，额头便要着地。谭公满脸通红，苦苦撑持，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用力向上顶去。突然之间，乔峰手臂放开。

谭公肩头重压遽去，这一下出其不意，收势不及，登时跳了起来，一纵丈余，砰的一声，头顶重重撞上了横梁，险些儿将横梁也撞断了。

谭公从半空中落将下来，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胸口。乔峰手臂极长，谭公却身材矮小，不论拳打脚踢，都碰不到对方身子。何况他双足凌空，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谭公一急之下，登时省悟，喝道：“你便是乔峰！”

乔峰道：“自然是我！”谭公怒道：“你……你……他妈的，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小子？”他最气恼的是，乔峰居然说将谭婆杀了之后，要将她和赵钱孙合葬。

乔峰道：“你老婆要牵扯上他，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想不想知道她跟谁在一起说情话，唱情歌？”谭公一听，自即料到妻子是跟赵钱孙在一起，急欲去看个究竟，便问：“她在哪里？请你带我去！”乔峰冷笑道：“你给我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带你去？”

谭公记起他先前的说话，问道：“你说有事问我，要问什么？”

乔峰道：“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徐长老携来一信，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剑通的。这信是何人所写？”

谭公手足微微一抖，这时他兀自给乔峰提着，身子凌空，乔峰只须掌心内力一吐，立时便送了他性命。但他凛然不惧，说道：“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我决计不能泄露他姓名，否则你去找他报仇，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乔峰道：“你如不说，你自己性命先就送了。”谭公哈哈一笑，道：“谭某岂能贪生怕死，出卖朋友？”

乔峰听他顾全义气，心下也颇为佩服，倘若换作别事，早就不再向他逼问，但父母之仇，岂同寻常，便道：“你不爱惜自己性命，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谭公谭婆声名扫地，貽羞天下，难道你也不怕？”

谭公凛然道：“谭某坐得稳，立得正，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怎说得上‘声名扫地，貽羞天下’？”乔峰森然道：“谭婆可未必坐得稳，立得正，赵钱孙可未必不做一两件对不起朋友之事。”